

“星星的孩子”，谁来照亮？

“六一”前夕，本报记者走近济宁孤独症儿童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建丽

“六一”快到了，孩子们期盼着自己的节日。因为节日那天会有好玩的游戏，还会有好吃的、新衣服等作礼物，甚至连作业也可以放一放。童年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。然而，在我们身边，有一些被称为“星星的孩子”的孤独症患儿，他们的童年却不是这样。24日，记者采访了这样一个孤独症孩子明明(化名)。



妈妈怀抱头上扎满了针的明明。

每天头扎17根针，喊不出一个“疼”字

在济宁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，初次见到明明，记者吓了一跳。一个4岁多的娃娃，顶着一头密密麻麻的大针。明明的妈妈胡女士紧跟着他，时不时拉住孩子的手，生怕他调皮碰着了针。

到了拔针时，明明嗷嗷大叫，扭动身子一个劲地挣扎，却始终喊不出

一声“疼”，也没有像普通孩子那样委屈地叫妈妈。胡女士用胳膊牢牢箍住儿子，另一只手拿着棉球按针眼，擦血迹，熟练又冷静。“你不心疼吗？”记者问。“心疼又能怎样？”胡女士依然语气温和。这时，另一位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叹道：“我们这里的家长都是从心痛、心麻、心木过来的！天天见着这样的情景，心疼得都麻木了！”

小朋友一下，这出自他想和大家玩的心理，但都会使小朋友远离他。偶尔，明明也会拥抱小朋友，可动作很生硬。抱一下突然就呆住了，不明白再怎样和人家一起玩。这样，也能引起小朋友的反感，别人会推开他。

在记者跟胡女士聊天的时候，明明猛地大叫起来，没有内容，声音很大，难以相信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。胡女士赶紧伸出一只手指竖在

记者了解到，因为不知道保护自己，患有孤独症的明明从小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受伤。在他的眼角处有一道疤痕。那是他毫无征兆，跑上掀起盖的下水道摔的。走在街上，胡女士从来不敢松开儿子的手。“他只顾着走自己的路，根本不知道车的危险，不懂得要躲开！”胡女士苦笑着摇摇头。

明明嘴边，一边轻轻地说：“别叫，别叫，你想说什么，妈妈在听呢，慢慢来……”

想说，却说不出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去说，去表达自己的意思，烦躁起来，明明就会这样喊叫。“他也是憋屈的，也许是想发泄。”胡女士告诉记者，明明在1岁多一点的时候就会说话了，可是后来渐渐不再愿意交流，到了3岁就成了如今的样子。

不知道怎样表达交流，没有一个小伙伴

记者正在和胡女士交谈，一旁低着头的明明忽然冲过来，朝记者小腿踢了两脚。“你看这孩子，这样不对！”胡女士向明明摇手，然后，有些尴尬地对记者笑了笑，“你别介意，孩子是在和你打招呼。”原来明明并不知道该怎样与别人交流，经常以

错误的方式做出不合宜的举动。

“明明，你喜欢玩什么？哪个小朋友你最喜欢？”记者逗他。他如听不见一般，自顾自地摆弄着双手。胡女士说，在幼儿园里，孩子们都比较怕明明，没有人愿意和他玩。因为他时常会冷不丁地推小朋友一把或打

心脏病妈妈早生华发，不敢想孩子的未来

记者看到，明明想要一个棒棒糖，吭吭哧哧抓耳挠腮，急得满脸通红，就是没法清楚表达。胡女士便从包里拿出棒棒糖和其他一些早已准备好的零食，全部摆出来，由明明选择。得到想要的东西后，孩子终于渐渐平静下来。而胡女士

也松了一口气，拿起半块菜饼，放到嘴里。“一顿早饭吃到现在。”她无奈地说道。当时，已经将近上午11点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记者发现胡女士的发间竟然有了很多银色。其实，她今年才28岁。

胡女士患有先天心脏病，一着急

就心慌，自从得知儿子竟然“孤独”了，她的衣兜里便没断过药。丈夫得打工挣钱，老人还得照顾家里的田地，带孩子的事情基本上全落在胡女士身上。每天一大早，她带孩子从农村老家坐车赶来治疗，下午再陪着孩子一起上幼儿园。“在家里带着孩子应该轻松点吧？”记者问，胡女士表示，在大集体的环境里，对治疗儿子的病情有好处，自己累点也愿意。

明明刚到康复中心时，曾闹过一件事情，让胡女士好几天夜不成眠。明明不配合大夫上课治疗，竟然冷不丁咬住大夫，咬出一个大血疱，发炎感染了一星期。胡女士愁得深夜还给大夫道歉，希望能尽早给儿子上课。“最怕到晚上啊，白天忙，没空想。晚上儿子睡了，我就忍不住想将来咋办呀？”提起儿子的未来，胡女士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● 链接 孤独症患儿逐年增加

济宁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主任关春荣告诉记者，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一般有三种行为表现：语言发育障碍、交往行为障碍和刻板行为。

2003年市中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中心成立时，全国儿童孤独症的比例大约占到总人口

的千分之一，而如今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比例。儿童康复中心孤独症患儿每年都在增加，现在一年确诊100多人。至于这种疾病的成因，至今还是一个谜。关春荣说，西方对儿童孤独症研究了60多年，发现这样的孩子的大脑结构与常人有所不同，

但还不好定论。孤独症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，但能通过治疗帮助患儿比较正常地融入社会。

正在采访，一位家长急切地进来，希望能再给儿子每天多加一节康复课。关春荣非常为难，因为这样的家长太多了。康复中心的大夫一天每人讲11节课，口

干舌燥，不堪重负。关春荣称，除了社会效益，医院要生存，还得考虑经济利益。现在前来进行康复治疗的患儿一半以上是受救助的，免费治疗。正常治疗一个孩子一年花费大概1万7千多元，拔款才9千多。资金不足，医院也很难扩大规模。